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五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癸巳參贊大臣四川提督齊慎京口副都統海齡奏。竊齊慎於初八日將京口危急。截留提督劉允孝所帶官兵一千名。具奏在案。是日辰刻。齊海齡據東馬頭防堵官兵稟報。瞭見京口江面。有白布帆篷夷船數十隻。蜂擁而來。火輪船二隻。駛至南岸撲攻。當經佐領果星阿恒明帶領官兵。開礮轟擊。逆夷亦開礮回擊。將一帶礮房打碎。甲兵受傷者三名。我兵仍伏土墩下。瞭準逆夷船身。開礮連擊。致斃逆夷數十人。齊海齡親駐北門城樓。相機調度。並飭協領武忠阿帶領京口青州官

兵。馳赴接應。奴才齊慎先已揀派參將張富遊擊張章明王貴等。帶領弁兵。在城東北一帶。扼要山梁江岸。嚴陣以待。該逆勾結漢奸。駛駕三板小船。豫伏岸側。聞火輪船上礮聲震動。捨命搶上江岸。我兵各持刀矛。自上壓下。刺擊落水者多名。奴才齊慎帶領得力弁兵。親身督戰。並恐漢奸到處潛伏。復派隨營委員。嚴密稽查。該逆夷旋擊旋進。相持自辰至未。見我兩路官兵。礮火聯絡。隊伍整齊。仍將火輪船折回東北行駛。退往圓山關停泊。初九日午刻。該逆復駛船在焦山江面遊奕。適提臣劉允孝帶兵渡江前來。該逆夷瞭見兵數眾多。仍即退去。初十日辰刻。復分駕船隻。

由焦山駛至金山江面。往來遊奕。奴才齊慎。一面知會海齡。督率旗兵嚴守城垣。一面會同劉允孝。督率官兵。各於東北山梁江岸。整齊隊伍。開礮轟擊。奈是日風大潮長。江面寬闊。礮力不能遠及。所有護礮土墩。半被逆夷擊傷。守臺甲兵。難以蔽身。奴才海齡因將旗營官兵。調入城內。添布四門。晝夜嚴加防守。詎逆情詭譎。十一日復駛船至金山。停泊中流。情殊叵測。是日揚威將軍奕經所派九江鎮李騎帶領官兵二千名。陸續前來。督臣牛鑑原擬於此項弁兵內酌留五百名。防守京口。茲復准來咨。應留官兵一千名。交奴才齊慎督率防守。惟查探逆夷。尚有大幫兵船五六十

隻。相隨在後。現在停泊圌山關者。已有三十餘隻。察看情形。該逆竟有併力直前攻撲之勢。奴才等惟有協力同心。激勵將士。相機堵勦。以期仰報

[illegible]

鴻慈於萬一。

天神佑助

欽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奏。竊照逆船闖過江陰之鵞鼻嘴。勢甚緊急。當經奴才等於六月初七日。恭摺馳奏在案。初九日。接准參贊大臣齊慎來函。據稱火輪船已駛至圌山關遊弈。距京口僅數十里。勢已緊迫。初十日。復接據該參贊大臣來函。初八日午刻。該逆火輪船二隻。駛至焦山江面遊弈。開礮擊斃守臺旗兵一名。因不能抵禦。遂行

退下。該參贊大臣。於江岸整齊隊伍。堅壁以待。現在焦山已抛泊火輪船四隻。查探尚有大幫夷船五六十隻。駛至圌山關一帶。旦夕可至京口。危急情形。殊難言狀等語。奴才等查京口為南北扼要。文報漕船。必由之路。且指日回空糧艘南下。最為喫緊。督臣牛鑑現回江甯防守。其京口要地。僅參贊大臣齊慎一人駐守。兵單較少。殊屬可慮。奴才等再四熟商。蘇城民情。前因寶山上海失守。逼近省垣。不無驚恐。奴才等到後。會同撫臣鎮撫。漸就安帖。今長江情形已屬危迫。而劉河口外一帶。尚有夷船往來遊奕。其松江防守。亦屬緊要。奴才伊里布。仍駐紮省垣。與撫臣程矞采妥為

防範彈壓。奴才耆英即前赴京口。與齊慎同心協力。共籌攻守之策。第恐奴才耆英一經起行。省會城鄉。民心浮動。謠言四起。當明白剴切諭慰士民。各宜照常安業。不得妄生疑畏。再提臣劉允孝所帶湖北官兵。業經參贊大臣齊慎奏明。將此項官兵。調赴鎮江防堵。又准督臣牛鑑咨稱湖北提臣劉允孝。遵

旨已由王家營折回江蘇。當由八百里咨行提臣劉允孝帶兵前赴江甯駐紮。會籌防勦等因。飛咨前來。查提臣劉允孝。是否現在駐紮江甯。抑或馳赴京口。俟奴才耆英到彼。察看情形。應如何佈置。再咨商督臣牛鑑。視其緩急。酌量機宜。妥

協辦理

江蘇巡撫程矞采奏。逆夷現在吳淞口寄碇之船。昨又據探報。續到大船十八隻。共計五十六隻。並攔截沙船鳥船二十餘隻。劉河七了口等處。亦俱報有夷船來往。其前在福山洋面之船。現有數隻駛往江陰一帶遊奕。一隻停泊海口數里之外。前因漁船經過。勒令代遞夷書。係向民間索買雞鴨豬牛等物。鄉民慮其登岸滋擾。酌量送給該夷亦備價轉交。旋即開行。並無搶奪傷人情事。惟該夷吳淞船隻。現仍陸續增添。江陰等處地方。又復往來停泊。此時雨多潮漲。江面甚寬。岸上無從堵截。雖京口一帶。嚴為防

守。第恐夷船闖進。礮力不能遠及中洪。則數百里長江。該逆可以揚帆直達。勢將逼處金陵。道路不無梗阻。即鎮江為商賈輻輳之地。刻已人心動搖。揚州雖不倚江。而距瓜洲僅四十里。運商闤櫃。均為江省菁華。聞警定形震動。且儀徵為捆鹽處所。梟徒出沒。最易藏奸。尤慮乘機竊發。督臣牛鑑現已親往鎮江查看。計與署提督臣劉允孝。逐次可以接晤。會商防堵事宜。臣已飛飭沿江文武員弁。實力巡防。一面嚴查奸宄。毋稍疏虞。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齊慎海齡奏夷船駛至京口。開礮攻撲。我兵連日接仗。奮力堵擊。又據耆英奏。馳往應援各一摺。覽奏均

悉此次逆夷連日攻撲口岸。經齊慎等奮勇擊退。可嘉之至。齊慎劉允孝久歷戎行。忠勇素著。海齡亦能協同出力。朕心欣慰。惟盼迅奏膚功。即膺懋賞。所有出力之滿洲綠營弁兵。著查明保奏。候朕施恩。逆夷經此懲創。必糾約大幫前來。併力攻撲。著齊慎劉允孝海齡等。一面防守城垣。一面督率兵丁。在口岸拒敵。儻兵力單薄。本日已諭牛鑑於江西兵丁內。酌量何處緊急。即留何處應援。現在劉允孝帶兵駐紮。奕經所派官兵。亦陸續前來。耆英齊慎等。惟當籌畫萬全。分布要隘。以資防禦。京口為鎮江各路咽喉。如能併力守住。該逆自不敢深入。耆英到京口時。或該逆業已內犯。即著堵截後路。勿令退出。當可制其死命。

即令夷船大幫前來。兵力難支。偶有小挫。亦當於萬難之中。力求補救之策。激勵士心。勉圖後效。或分兵擇要設伏。出奇制勝。或以草船裝載引火各物。遣赴焦山一帶。焚其後路船隻。俾逆夷有所牽制。首尾不能相顧。齊慎劉允孝素諳兵法。虛虛實實。謀勇兼施。諒不肯以數千官兵。排列江口。作為孤注也。

又

諭。據齊慎等奏。逆夷攻撲京口。我兵連日接仗。奮力堵擊情形一摺。已諭令該參贊大臣等。相機竭力防勦矣。惟是京口兵力單弱。現在逆勢方張。必得添兵接應。李錡所帶江西兵二千名。已留一千名在京口防勦。其餘一千名。著酌量江寧京口。何處緊

急即留何處防勦其尤泐帶領兵丁。是否必須在松江一帶防

堵。抑或堪以調往京口應援之處。著牛鑑等酌量情形辦理。至

江北瓜洲口岸。前已諭令麟慶帶兵防守。仍恐兵力不敷。徐州

官兵。除業經徵調外。是否尚敷調撥。足備江北防禦之用。亦著

牛鑑妥為籌畫。飛咨麟慶辦理。以資應援。現在逆船已直抵金

山江面。京口瓜洲最為喫重。該二處向有大號紅船。並停泊江

船。亦復不少。能否召募雇作師船。或在江心攔阻。或抄前襲後。

出奇制勝。方能杜其深入之謀。是在該大臣等相機應變。迅奏

膚功。又據程矞采奏。江陰海口。有逆船勒令漁船代遞夷書。向

民間索買雞鴨豬牛等物等語。著該督撫等曉諭沿海居民。逆

夷所需食物。始則用價購買。繼則肆行搶掠。所過之處。皆然。萬勿貪其小利。致受滋擾。務於夷船未到之先。豫將一切牲畜。設法隱藏。庶不致轉資寇糧也。

又

諭。本日據齊慎等奏。逆船駛至京口。連日接仗情形一摺。京口為大江鎖鑰。該逆分䑸肆擾。並有大幫兵船。隨後繼進。若逆船由瓜洲進口。直趨揚州淮安一帶。則處處防範宜嚴。前已有旨。諭令該河督設法堵禦。惟兵力尚單。或就近酌調徐州兵丁。以資策應。或於隱僻之處。潛設伏兵。俟逆船駛入。縱火焚燒。再以精兵截其歸路。當可得手。該河督辦理河工。於軍務雖非專管。但

際此逆夷猖獗之時。自當協力同心。不分畛域。儻能相機妥辦。俾運道無阻塞之虞。而揚州一郡。得獲安全。是該河督之功甚偉也。

甲午。江蘇巡撫程矞采奏。竊照夷船大幫駛入江陰之鵝鼻嘴地方。業經臣會摺馳奏在案。自鵝鼻嘴以上。則圌山關亦為由海入江緊要門戶。疊經臣移飭慎密防守去後。旋據丹徒縣等稟稱。初六日申刻。有火輪船三隻。向圌山關行駛。督率兵勇。連開槍礮。打中該船後梢。該夷施放火箭。旋即退出。並據鎮江府稟。初八日辰刻。有夷船數十隻。連檣越過圌山要隘。蜂擁而來。內有火輪船兩隻。徑撲南

岸行駛。在防弁兵。開礮四十餘出。轟斃夷匪數十名。落水者數名。逆船亦開礮回擊。將一帶礮房盡行打毀。旗兵被傷三名。該逆大幫船隻。俱向北岸駛往西去。因礮力難及。未經轟擊。現在停泊焦山以下。圌山迤北地方各等情。查該逆既已闖入圌山地面。再上為金焦兩山。無險可守。其南北兩岸。係揚州鎮江二府。揚郡兵力單弱。距瓜洲江口僅止四十里。人心震動。不能不加意隄防。前次咨調漕河兩標兵丁。因該標均有分守海口要隘。礙難分撥。現已飭兩淮運司。督同揚州府等。勸諭紳耆。團練鄉勇。以為有備無患之計。至京口滿營。以及調防青州官兵。共有一千六

百名。又有參贊大臣齊慎。帶兵八百名駐紮。復准督臣牛

鑑咨會。派令由浙赴蘇之江西兵一千名。協同守禦。兵數

尚不為少。該逆現在注意江甯。金焦以上。江面甚寬。如果

乘風西駛。不崇朝可到。督臣牛鑑現已馳赴省城。會同將

軍德珠布籌辦防堵事宜。昨准署提臣劉允孝咨。於初五

日。由王家營折回。已飛咨將營帶之湖北官兵一千名。由

揚州前赴江甯堵禦。並經督臣飛調九江鎮李黼。管帶江

西兵一千名。即赴江甯防守。伏思江甯為三江省會。該逆

儻欲侵犯。自不能不併力堵擊。第兵力強弱。既有不同。眾

寡又甚懸絕。一經開仗。兵民均有糜爛之虞。言念及此。不

覺動心怵目。現在
欽差大臣耆英。與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會同商酌。以京口為江
甯鎖鑰。應行前往督辦。耆英業已星速起程。臣查京口現
駐重兵。既有參贊大臣齊慎。暨副都統海齡。在彼防守。臣
耆英現無統帶之兵。計該逆業已越過鎮江。實屬措手不
及。蘇州為省會要地。自上寶失守以來。逆船時往來於劉
口福山等處。人心已極驚惶。加以匪徒布散訛言。致令居
民紛紛遷徙。疊經臣出示曉諭。不能禁止。而該匪徒等轉
得乘機搶奪。並有鄉僻地方。本屬安靜。每於夜半更深。訛
稱寇盜前來劫殺。因而老幼羣起逃避。該匪徒等在室則

夥搶米錢。在途則截留衣物。經臣於訪聞後。督飭蘇州府暨長元吳三縣。拏獲搶犯多名。先將首犯審明正法。民心稍形安定。玆聞逆夷闖入大江。咽喉為之梗塞。民間恐復動搖。刻下臣伊里布雖駐蘇州。第恐臣耆英遠赴京口。閭閻不免驚疑。奸匪因而竊發。則根本重地。尤為岌岌可虞。況吳淞停泊夷船既未遠徙。劉河等處亦有番船往來。設使浙省於鎮海等處。乘虛進勦。恐該逆勢窮分竄。更難保不再入黃浦。復犯松江。臣焦思過慮。寢饋難安。相應據實

奏明。請

旨飭下耆英仍回蘇州。與伊里布一同駐守。以杜該逆窺伺之漸。

並可為鎮江一帶聲援。即嘉興乍浦等處。與蘇州省城。壤
地毗連。該大臣等照應能周。亦免顧此失彼。
程矞采又奏。再江甯地方。現在添駐重兵。情形較為喫緊。
一切官兵薪糧。以及置備攻守器具。並因米販稀少。應於
皖省就近採買米石。所需軍餉銀兩。為數不貲。前因蘇藩
庫務餘空無多。仍將江西解到浙省軍需銀十萬兩。分貯
江藩司庫。現在江省待用孔亟。若由蘇庫動解。誠恐緩不
濟急。臣已飭令該藩司。即將寄貯之浙江餉銀。暫行借用。
仍俟本省商捐銀兩解到。即由藩庫撥還。並經督臣牛鑑。
在常州府寄貯浙江軍需內。提銀二十萬兩。解赴江甯。又

提銀四萬兩。分解鎮江江陰兩處。現在江甯藩庫。共有備

用銀三十萬兩。足資支放。可期無誤要需。

諭軍機大臣等。程矞采奏。夷船闖過圌山關。江甯情形危急一摺。

據奏揚郡兵力單弱。已飭兩淮運司。督同揚州府等。勸諭紳商。

團練鄉勇。又於蘇州等獲搶犯多名。將首犯即時處斬。民心藉

以安定。所辦甚好。所奏英淞停泊夷船。既未遠徙。劉河等處。亦

有番船往來。恐其再入黃浦。復犯松江。請飭耆英仍留蘇州等

語。前據耆英奏。馳往京口應援。當經降旨准行。京口地方。現關

緊要。耆英毋庸折回蘇州。伊里布。前已有旨飭回浙江本任。現

在耆英已赴京口。伊里布。著暫留於江蘇與程矞采協同防守。

如已啓行。無論行抵何處。即行折回。另片奏。江省待用孔亟。已飭江甯藩司。將寄貯之浙江餉銀。暫行借用。仍俟本省商捐解到。由蘇庫撥還。並牛鑑在常州府寄貯浙江軍需內。提銀二十萬兩。解赴江甯。又提銀四萬兩。分貯鎮江江陰兩處。覽奏均悉。即著照議辦理。

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於本月初八日。由京口溯流而上。行抵江甯省城。一路察看形勢。大江自金焦而上。一片空闊。無可阻遏。連日探得逆船。已乘大汛越過圌山關而至京口。現復揚帆上駛。欲至江甯。臣與將軍臣德珠布副都統臣興倫公同商議。江甯城外。沿江一帶。雖有險隘可守。

而其來甚猝火攻等器具。已屬趕辦不及。城外斷難交鋒。不能不嬰城固守。查江甯省城。三面臨江。防守大屬不易。本城除滿營兵三千餘名外。臣督標營兵僅有一千餘名。此外客兵。如提督劉允孝所帶湖北兵一千名。經參贊大臣齊慎。奏明截留京口。其揚威將軍調撥防浙之江西兵二千名。經臣酌撥以京口最關緊要。以一千名留於京口。為牽制攔截之計。以一千名協防江甯。日內亦未到來。兵力日形單薄。又揚威將軍所撥之礮四十尊。因江面阻隔。亦未能到。臣復察看省城雖屬臨江。而自江干至城。或三五里。至八九里不等。城本高厚。女牆雖多圯壞。而城身堅

羣夷礮轟擊尚足當之最可虞者以小船攏岸爬城而入

臣現逐加查看凡可以攀登之城堞分別最要次要派兵拒守並相視攏岸之處駕巨礮於城上而下擊之以為固守待援之計惟是該逆此次厚集船礮大舉入寇其勢較前益張省城兵力既單器械又未充備臣雖躬督將士殫竭心力而於守禦殊無把握忝膺戎寄未能禦侮保疆致醜夷益肆凶燄臣雖萬死何足蔽辜城存與存城亡與亡

夫復何言顧

國事所關重大又非一死所可塞責臣又何敢稍存此念轉

隳其奮勉堅凝之氣臣惟有求其心之所可盡竭其力之

所能為以期稍為補救於萬一除飛咨揚威將軍奕帶防
浙官兵星速赴援外伏乞
皇上敕令遣兵來江解省城之危迫至提督劉允孝奉
旨仍署松江提督查該提督現留京口協防距松江幾及千里勢
難兼顧江南提督篆務應請仍以尤渤暫署俟防務稍緩
再令劉允孝前往署理
牛鑑又奏再六月初六日該逆火輪船二隻在圌山關游
奕探水經守關弁兵擊損其一隻夷匪有落水者數人次
日即全來大船八九隻將礮臺擊塌並將兵房燒燬官員
不知下落又據常鎮道稟報所有臣督飭備辦之火攻船

隻木簰。初八日午刻。該逆火輪船二隻。駛近焦山口外。隨
即點放順流而下。煙燄騰熱。其一隻即退回下流二十餘
里之外。其一隻仍由北岸駛至金山採水回去。是日適值
東南風大作。以致未能延燒等語。臣查火攻一法。用之於
焦山口門。最為得力。雖經臣嚴催趕辦。無如為時倉猝。且
木商逃散。料物不能齊備。遂致接應無繼。逆船得以闖入。
臣不勝憤恨之至。
牛鑑又奏。再臣查江甯省會。素不產米。城中數十萬戶。皆
仰食外來之商販。省城之聚寶門。即係南門。為販運柴米
馬頭。通濟門外。亦開有零糶米店。且為緊急文報出入之

地。此二門均係旱道。不通舟楫。而民食攸關。斷不能終日

封閉。伏讀前奉

諭旨。前此寶山上海逆夷因無可搶掠。是以旋入旋退。因思各處

果無輜重可據。自不致受其荼毒。但須俯順輿情。妥為籌酌。固

不可強之使還。轉滋驚擾。亦不可禁其他往。致有疏虞等因。欽

此。仰見

聖主於衛民之中。仍寓便民之意。若一聞夷警。即行關閉。不獨移

家者無路可奔。抑且餬口者無糧可買。旦夕之間。即可釀

成內變。惟查各門啟閉。向由將軍傳令。臣不敢拘泥。咨明

將軍將聚寶通濟兩門。留放米商。並任聽居民搬運出城。

不可稍有留難。現在由臣遴委妥幹員弁。嚴查入城民人

中。有無奸匪溷跡。不得藉端滋擾。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逆船闖過京口。省城情形危急一摺。逆夷船隻。已乘大汛越過圌山關。現復由京口揚帆上駛。欲至江甯。該督因其來甚猝。省城兵力單薄。商同耆英固守。著德珠布。與倫。會同該督。竭力守禦。毋稍疏虞。該省城雖高厚。萬一該逆。以小船攏岸。爬城而入。尤應嚴密防範。凡可以攀登之城堞。分別派兵拒守。並著相視攏岸處所。駕巨礮於城上向擊。著該將軍等會商妥辦。奕經現已有旨。諭令帶領將弁。星速赴援。保衛省垣。並諭齊慎劉允孝酌量一人帶兵赴省協防。江南提督准仍

以尤渤暫署。所請將聚寶通濟兩門。留放米商。並任聽居民搬
運出城等語。俱著照所議妥辦。該督務須遴委妥幹員弁。嚴密
稽查彈壓。米石一經截卸。即趕緊催令米販出城。毋使奸匪得
以溷跡。藉端滋擾。是為至要。又另片所奏情形。已密諭欽差大
臣耆英相機辦理矣。

又

諭。牛鑑奏逆夷闖過京口。江甯情形危急一摺。江甯為省垣重地。
防守最關緊要。現在逆船已乘大汛越過圌山關。直至京口。瞬
息可達江甯。該處僅有滿洲營及督標兵四千餘名。不足以資
堵禦。著耆英等迅撥精兵。於齊慎、劉允孝二人內。酌量一人統

帶。前往應援。或由水道。或由陸路。著即相度情形。徑行馳赴。總以行程妥速為要。至京口地方。防守亦屬喫緊。仍著該大臣等激勵將士。竭力堵禦。如逆船揚帆竟過。有可從後截擊之處。務須設法趕辦。俾有牽制。毋得坐失事機。再夷船至京口者。大小若何。其喫水深淺若何。是否止係杉板及火輪船。抑另有安設大礮之兵船。其兵船大者幾桅。長約若干丈。安礮約若干門。並著確切偵探。據實具奏。

又

諭。前因逆夷欲由大江內犯鎮江揚州江甯。特諭耆英經派兵前往京口應援。並設法截其後路。自己遵旨辦理矣。本日據牛鑑奏。

逆船闖過京口。江甯省城十分危急等語。浙江防堵事宜。固屬緊要。現有文蔚。特依順。段永福等在彼。足資防守。江甯情形喫重。著奕經即建帶領得力將弁兵勇。星夜馳往江甯應援。會同德珠布。牛鑑。辦理防堵。務當悉心籌畫。保衛省垣。毋稍疏虞。是為至要。

又

諭。本日據牛鑑奏。逆船闖過京口。瞬息可到江甯。現在竭力防守一摺。江甯為省會重地。牛鑑現在彼專辦防堵。江北一帶。勢難兼顧。著責成麟慶加意嚴防。毋使逆船竄入。致運道文報。稍有阻礙。且江北向有鹽梟出沒。當此逆夷肆擾之際。恐其乘機竊

發。騷擾地方。或潛投逆黨。反爲所用。不可不力加防範。著麟慶
嚴密稽查。毋致別釀事端。是爲至要。

乙未。

諭內閣。周天爵著賞給四品頂帶。以知府候補。迅赴江蘇。交耆英
牛鑑差遣委用。

湖廣道監察御史呂賢基奏。臣聞暎夷溢擾江蘇。曾用小
船向揚州。鎮江。江甯等處測水深淺。今且沿江遊弈。則窺
伺省城之意顯然。自不可不豫爲防堵。查沿江一帶。多有護
沙橫亙。暎夷大船。必不敢闖入。惟聞暎夷借呂宋淺水船。
較杉板更爲輕駛。不妨擱淺。此須設法防備者也。大江以

北。瓜洲口業已駐兵防守。若江浦之浦口城。城下臨大江。其最高處有中敵臺。俯瞰省城十三門。形勢瞭如指掌。尤為緊要之處。不可不嚴為防守。此外如六合縣之斷腰地方。亦宜伏兵邀擊。又揚子江之南。有小河口。在句容縣界。其河通龍潭。棲霞二處。河身甚窄。兩岸多蘆葦。可以伏兵。且龍潭以嶺為關。可稱扼塞。由是陸行至麒麟門。朝陽門。一路支嶺重疊。門以內為駐防城。即以駐防兵守之。要惟嚴守龍潭。而賊無由入省城之北門矣。城之北門曰太平。迤西曰神策。若夷船泝江西上。由黃天蕩而來。則觀音門。燕子磯極為險要。當駐兵以備攻擊。而最喫緊者。莫如儀鳳

金川二門。其次莫如定淮清涼二門。儀鳳門在龍江關上。
金川門在其東。今門已閉塞。而城頭仍宜防守也。定淮門
外有蚵蚾磯。駐兵守之。可以截泝河南上之路。城西南曰
三山門。俗謂之水西門。下有水關。通秦淮。其外城為江東
門。自賽工橋至江東門。達北河口。然後至大江。則北河口
宜守以精兵。而江東橋及賽工橋。亦宜分兵堵禦。查逆夷
疊擾海疆。皆以虛聲驚走居民。使我兵畏怯。然後乘機深
入。為今之計。總以固結民心。為第一要著。乃臣聞揚州鎮
江一帶地方。鹽梟嘯聚。劫案疊出。調到青州兵。亦多藉端
滋擾。以致居民紛紛逃避。若使省城重地。百姓聞風遷徙。

反足以壯逆夷猖獗之膽而開土匪搶掠之門是在地方
官嚴切曉諭妥為安撫方足以固眾志而無意外之虞若
藉口以兵餉不足器械不備坐視夷船遊弈深入內地莫
展一籌則地方文武員弁幾成虛設言之可為寒心相應
請
旨飭下督撫將軍相度形勢扼險固守申明軍令約束客兵嚴飭
州縣重治土匪則民心安靖而戰守皆有可恃矣
參贊大臣齊慎京口副都統海齡奏竊奴才等於十二日辰
刻曾將夷船攻撲京口我兵連日接仗情形具奏在案隨
據探報業有夷船數隻向西行駛似是前往江寧奴才齊慎

一面飛咨督臣牛鑑。先行嚴密防守。詎知是日午後。東北風大起。奴才等恐逆船乘風內駛。上岸攻城。督率官兵嚴守城垣江岸。十三日。風更大起。該逆船隻蜂擁而來。我兵並無戰船。不能迎上水面抵禦。且當風大潮長。江面寬闊。或十餘里。或二十里不等。礮力不能及遠。我兵難以得手。該逆將船隻一字排列。由甘露寺至金山銀山。直達瓜洲河口。奴才等登高瞭望。細數共有五十六隻。並於金山頂上插有紅旗。似欲併力前來攻撲。復據探報。隨後尚有夷船行駛。奴才海齡督率旗兵。嚴守城垣。奴才齊慎會同提臣劉允孝。於城外整齊隊伍。鎮靜以待。逆夷如敢豕突上岸。惟有激

勵將士。相機奮力勦擊。以期無負

聖主委任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據齊慎等奏。英船駛至京口江面。鎮江情形危急一摺。逆船由甘露寺至金山。銀山。直達瓜洲河口排列。意欲上岸攻撲。經齊慎等。於城外整兵靜待。相機勦擊。儻該逆敢豕突而來。該大臣等務須激勵將士。奮勇堵截。於危急之中。力圖保全之策。現在耆英馳赴京口。計已可到。著即會同妥為商辦。毋致稍有疏虞。本日據御史呂賢基奏。籌度防堵情形一摺。著一併鈔給閱看。

江寧將軍德珠布奏。竊奴才於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申時。由兩江督臣牛鑑。據常鎮道周頊飛稟。六月十二日卯刻。夷船已將瓜洲口門封堵。祇准商船往來。大幫船隻。全數進焦山口。已有七八隻駛往上流。直逼江省。經鎮江紳士顏崇禮隻身前往夷船求見。為百萬生靈乞免驚擾。夷人郭姓回稱。斷不驚動百姓。岸上不開礮。我們並不動手。係為伸冤而來等語。刻下運河封閉。土匪乘機搶掳。不可窮究。又瞭見夷船三隻。駛進儀徵口。揚州可危各等情。專差持送原稟。給奴才閱看。奴才不禁目裂髮指。誓願拼此餘生。以決一戰。但省城邊關。兵力單薄。所調之兵。一名未到。萬一疏虞。所關匪細。至該逆堵住瓜洲口門。糧艘不能歸

次。則

天庾正供。在在堪虞。謹將該道原稟鈔錄敬呈

御覽。

常鎮通海道周項謹稟。本日卯刻。探聽夷船已將瓜洲口門封堵。斷絕運道。以為扼吭之計。祇聽商船往來。又大幫船隻。全數進焦山口。辰刻已有六七隻。駛往上流。直逼江省。情形危迫。職道前在鎮江。所識紳士有顏崇禮。於昨日午刻。隻身前往焦山。直上夷船。口稱鎮揚兩處耆民。專來求見。夷人下蓬下船招呼。方得接見。據稱其人姓郭。自述做過甯波知府。詳問來意。該紳直對來為百萬生靈乞免

驚擾。並呈送小禮物。夷人收受後。送進裏面拆閱。回稱斷
不驚動百姓。祗要岸上不開礮。我們並不動手。千萬放心。
又再三詰問
大皇帝意思。主和主戰。對以不得知。又問伊中堂因何不來。又給
告示一大張。係歷數前此相待之非。此來專為伸寃之道
有三。一則還煙價。還戰費。一則內外臣工用平行禮。一則
量劃海濱地作貿易之所。此數大事若行。其餘不難等語。
職伏思此刻賊勢浩大。據我腹心。實已不能轉動。若不早
圖和解。其禍變愈久愈大。不知究極。尚望大人作速詳切
陳奏。將計就計。猶為便宜。若再因循。天下事將不可為。如

顏崇禮所辦。不過暫時調停。俾免騐據。如要大段清楚。惟
求大憲詳奏。酌定章程。天下幸甚。再此刻運河封閉。文報
不通。已飭丹陽揚州兩處文報。改由句容江甯等處行走。
如江甯不能走。再改由太平安徽一帶遞往。再此地人心
渙散。百事掣肘。此刻江西兵又至。支應口糧水脚等項浩
繁。丹徒錢令。累不可支。須以稟明撫憲。提用常州存庫銀
兩。並祈委員幫辦。又此處米鹽等項日用之需。並買不出。
而地方鹽梟土匪。乘機肆劫。不可窮究。兵丁嘈雜叫號。如
何是可。職道此時。惟有勉竭心力。為所得為而已。再查地
方有警。守城為急。然城以衛民。不宜苛虐從事。鎮江自初

八日閉城。人心惶駭。官員出入。亦甚費事。甚至兵丁城上開礮開槍。擊殺平民。指為漢奸。無辜罔顧。又每日城內。搜索漢奸。立時正法。每日約殺十餘人。頗有冤枉。城內漢人。不准街行。城外近城各處。傍晚不得行走。道路騰謗。不堪聽聞。又該營與縣令不睦。詰其由來。係因屢次拏獲漢奸。錢令審為良民。即行釋放。營裏懷憤。遇該縣家丁書役。故意挑斥。以致丁書等。不敢城外行走。誤公非淺。又聞在府庫提銀充賞。所以兵丁踴躍。百計搜羅。民不聊生。實堪憫惻。再此地軍需局緊要。自應職道督辦。雖未奉札業已籌畫趕辦。惟餞糧短絀。府庫現存銀兩。為都統所據。該府過

於忠厚。又係姻親。一切附和妄行。曾經職道札提銀兩。而城門緊閉並無回信。殊不可解。當此外侮憑陵。而司事者如此掣肘。何以為計。兵丁口糧。急不能待。萬一誤事。死有餘辜。再夷船大的四隻。已於辰刻進泊鮎魚套。在京口上流五里。連前船共十隻過去矣。又據高家司巡檢稟報。瞭見夷船三隻。於昨日駛進儀徵口等語。查該口前已奉札飭令趕堵。想不致誤。但揚州兵力單弱。毫無豫備。深可危也。又據江陰縣金咸稟稱。地方現在安靜。徐州王鎮兵似乎可撤。又奉調江西兵一千名。江路不通。應仍回丹陽。由旱路行走。必得三日方到。

諭軍機大臣等。德珠布奏。逆船大幫。已將瓜洲口門封堵。江甯省城危急等語。昨據牛鑑奏到。已有旨諭令奕經帶領將弁。星速赴援。並諭齊慎劉允孝酌量一人帶兵。赴省協防。該將軍等。仍遵前旨。會商妥辦。務須激勵將士。竭力守禦。毋稍疏虞。御史呂賢基所陳防堵情形一摺。並著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德珠布。將常鎮道周頊原稟。鈔錄呈覽。內稱鎮江於初八日閉城。城上開放槍礮。擊殺平民。指為漢奸。又在城內搜索漢奸。每日約殺十餘人。頗有冤枉。以致城內漢人。近城傍晚不得行走。府庫銀兩。為都統所據。該府係其姻親。一切附和妄行

等語。者英此時當已行抵鎮江。著將原稟摘錄。發給閱看。一面詳悉訪查。一面安撫軍民。毋致別滋事端。是為至要。

又

諭。昨因逆船闖過京口。江寧省城危急。有旨諭令奕經馳往應援。本日據德珠布奏。逆夷猖獗。大幫船隻。已將瓜洲口門封堵。京口。江寧。現俱危急。並有夷船駛進儀徵口。揚州亦甚可危。又據齊慎等奏。夷船五十六隻。由京口至瓜洲。一字排列。並於金山插有紅旗各等語。逆夷闖入大江。勢甚猖獗。江寧鎮江揚州一帶。防堵十分緊急。著奕經迅即帶領得力將弁兵勇。星夜馳往該省。度量情形緩急。如江南喫重。即馳往江南。江北喫重。即馳

往江北。該將軍務當接奉諭旨。即速啓行。毋稍貽誤。

丙申。

諭內閣。張必祿著迅赴江蘇。交耆英牛鑑差遣委用。

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江蘇巡撫程矞采奏。竊照逆夷於初八日。闖過圌山關。江甯情形甚為危急。當經

欽差大臣耆英。馳往鎮江府會籌防守。業經臣等恭摺馳奏在案。頃據常鎮道周頊稟稱。初十日。逆船大小四隻。在於金焦一帶停泊。申刻已抵京口江面。尚未開礮。後面大幫船隻。亦陸續駛進焦山口門。該逆即將瓜洲江口用船攔截。係為扼我咽喉起見。並風聞有阻我南北運河偽示。接閱之

下不勝髮指。查瓜洲在鎮江對岸。為南北往來要區。該夷堵塞口門。占據江面。居心實不可問。且文報往來隔絕。糧餉轉運維艱。凡商販米貨等物。均不能由瓜洲鎮江進口。情形萬分支絀。儀揚鎮兩郡。縣被逆鋒蹂躪。旋即開帆直抵金陵。則省城重地可危。其餘沿江沿海地方。亦必聞風震懾。自相擾亂。將見外患未除。而內訌又起。言念及此。憂心如焚。臣等再四思維。現在江寧揚鎮等處。危在旦夕。臣伊里布奉

命來江。不能不通籌大局。設法保全。已於本日啓程。星馳前往鎮江會同

欽差大臣耆英。參贊大臣齊慎等。悉心商酌。將該夷暫示羈縻。以
為緩寇之計。仰叨
皇上洪福。如該逆竟肯悔罪戢兵。自當度勢揆情。妥協籌辦。即不
然。亦俟厚集兵力。徐圖攻勦。俾得大加懲創。不敢再肆鴟
張。惟逆情詭譎異常。設或竟逞兇頑。則攻守兩難。江省生
民。甫遭塗炭。尤屬不堪設想。至蘇州城。刻下尚稱安靜。臣
程矞采。惟有殫心竭力。將安撫彈壓各事宜。相機辦理。以
期仰慰
聖懷。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等奏。京口情形危急一摺。伊里布

現已馳赴鎮江。會同耆英商辦夷務。蘇州省城。防守撫綏。均關
緊要。著程矞采妥為籌度。設法保衛。毋得稍有疏虞。
欽差大臣耆英奏。竊。自蘇州前赴京口。十三日行抵鎮江府屬
之丹陽縣。接據丹徒縣稟報。十二日夜。逆夷㗋嚎嘡船泊
銀山門外。瓜洲口有夷船封閉。文報不通。十三日辰巳等
時。夷船駛來沿江停泊。約有四十餘隻等語。當揀派員
弁。前往查探。伏思京口距丹陽縣。陸路七十里。距江甯省
城。陸路一百八十里。為京口江甯後路。即在此暫泊。察
看地理形勢。丹陽京口適中地方。有新豐鎮。前貼鎮江。側
通江甯。尤屬後路要區。即應分兵嚴防。適有署參將劉長

清帶兵四百名。由吳淞潰後。調赴江寧。行至丹陽。奴才即行截留。派赴新豐鎮安營防守。與京口江寧為掎角之勢。雖兵數較單。而後路究竟設有應援。奴才仍委隨帶之四等侍衛咸齡。奉天佐領塔芬布。輔元等。隨時前往查看。又委員甘恪宗。由蘇領解銅鐵礮大小二十尊。擡槍一百桿。解至京口。因督臣已赴江寧。正欲回蘇。路經丹陽。經奴才截留。交署參將劉長清。攜至新豐鎮擇要分設。以壯聲威。又太倉州知州徐家槐來見。據稱奉督臣派辦京口軍務。有事赴江寧面稟。緣江口夷船游弈。水路難行。由丹陽陸路行走。十二日午刻。行抵省城。通濟門業已緊閉。詢之居民。僉稱

各門均已關閉守至申刻不能進城祇得折回丹陽等語
查江甯為省會之地閭閻如林令城門緊閉內外聲氣不
通夷人沿江蹂躪豈能過問等不勝焦悶當此之時惟有
確探實情善籌後路復查行軍以糧餉為先必須豫為籌
計等飛札常鎮道令將現在所存糧餉是否敷用亟應迅
速籌備為要京口距蘇四百里轉輸不易儻誤支發所關
匪細應否於適中之地分設糧臺腰站之處俟該道查覆
到日即行咨商撫臣設法妥辦

諭軍機大臣等據耆英奏逆夷扼據長江勢甚緊迫一摺據稱夷
船四十餘隻沿江停泊丹陽新豐鎮為京口江甯後路現經調

派署參將劉長清安營防守。並派侍衞咸齡等時往察看。截留解往京口之礮位槍桿。交該參將擇要安設。並咨商巡撫擇要分設糧臺腰站等語。逆夷船隻沿江停泊。新豐鎮為後路要區。必應分兵設礮。俾資應援。著該大臣督飭現派員弁。嚴密防堵。毋稍疏懈。

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於六月十五日申刻。據常鎮道周項稟報。本月十四日辰刻。逆夷萬餘登岸。一面接仗。一面攻城。參贊大臣齊慎。湖北提臣劉允孝。早已排隊豫備。登時開礮。打傷六人。又打傷騎馬頭目一名。又打傷二人。逆夷受傷者甚多。已將奔敗。復從後面兜圍。官兵人數太少。

恐受重傷。齊慎劉允孝已退至去鎮江府城四十五里之新豐鎮地方。又稱該逆用大礮攻鎮江北門不動。又用火箭射入城中。火光四起。城外一併放火。現在派撥京口之江西兵一千名。業已潰散。情形十分危急等語。臣查該逆猖獗至此。是其專用全力。據長江之險。畧地攻城。不但江甯省城。危在旦夕。當此人心震恐之餘。蘇浙揚淮。亦有不支之勢。由長江而至安慶府城。水程不過六七百里。安徽亦將有風鶴之警。且連日以來。鹽梟處處蠢動。放火肆搶。雖經查拏數起。不能禁止。伏求

皇上睿謨乾斷。迅

賜保全之策。以綏疆土而拯民命。如逆船駛至金陵。併懇

聖恩准臣設法暫事羈縻。以待援兵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逆夷圍攻鎮江府城。勢甚不支一摺。江甯

省城。緊與鎮江毗連。一帆可至。難保不乘風駛至省城。且恐漢

奸乘間勾結。該督現在駐守省城。著竭力保衞。該處在籍紳士

蔡世松周開麒及寄籍之湯貽汾等。素受國恩。自顧身家。定必

同深敵愾。著傳知該員等。撫慰人心。幫同守禦。如果出力有效。

朕必破格施恩。其城外如有可設伏防堵處所。仍著牛鑑相度

機宜。豫為妥辦。毋稍疏懈。所請設法暫事羈縻之處。本日已有

旨諭知耆英伊里布。前往京口。妥為辦理。萬一該逆駛至省垣

肆擾。准該督暫事羈縻。如該逆游移不信。即告以業已降旨交耆英伊里布。專辦此事。該逆到彼。即知此事也。

又

諭。據耆英片奏。探見逆夷登岸。京口情形危迫。又據伊里布奏。馳往京口。會同耆英籌辦一摺。伊里布現往鎮江。着即會同耆英。妥籌商辦。前因該夷懇求三事。一還煙價戰費。一用平行禮。一請濱海地作貿易所。已有旨密諭耆英。廣東給過銀兩。煙價礙難再議。戰費彼此均有。不能議給。其平行禮可以通融。貿易之所。前已諭知耆英。將香港地方。暫行賞借。並許以閩浙沿海暫准通市。該逆既來訴冤。經此次推誠曉諭。當可就我範圍。惟前

據該逆照覆。似以耆英伊里布不能作主為疑。恐其心多惶惑。不肯遽斂逆鋒。著耆英伊里布剴切開導。如果真心悔禍。共願戢兵。我等奏懇大皇帝。定邀允准。不必過生疑慮。該大臣等經朕特簡。務須慎持國體。俯順夷情。俾兵萌早戢。沿海解嚴。方為不負委任。不必慮有掣肘。以致中存畏忌。仍於事無益也。將此密諭知之。

又

諭。牛鑑奏。逆夷攻圍鎮江府城。齊慎劉允孝業已退至新豐鎮等語。新豐為京口江甯後路。本日據耆英報到。已調派劉長清安營防守。並將解往京口之礮位槍桿。擇要安設。齊慎劉允孝現

在退守該處。著即收集潰散之兵。密探江南江北。何處吃緊。與

書英會同商酌。前往應援。是為至要。

又

諭。前因逆船駛入江口。諭令程楙采派兵前赴江甯救援。本日據

牛鑑奏。該逆於十四日。由京口登岸。攻圍鎮江府城。勢已不支。

由長江至安慶。水程甚速等語。安省兵數。本不甚多。若再撥往

江甯。誠恐本省防堵轉形單薄。著程楙采於該省要隘。設法嚴

防。惟該逆兇燄甚張。若專恃兵力礮械。恐不足制其死命。務須

度量該逆經由之路。擇要設伏。以圖截擊。其後路埋伏官兵。務

當處處接應。使該逆進有所扼。退有所制。自不至遠遲其志。若

兵數不敷。一面飛調一面奏聞。

又

諭。現在逆夷駛入大江。所有江北一帶。防守緊要。前已有旨諭令麟慶設法堵禦。惟河工向無帶兵之員。著都勒豐阿迅即馳赴清江浦。會同該河督協力守禦。該總兵如有素經練習親兵可期得力者。即著管帶前往。仍著鄂順安挑選精銳數百名。並將應用器械。豫備齊集。聽麟慶等調撥。毋稍遲誤。

丁酉。

欽差大臣耆英奏。竊照本月十四日。奴才將採查京口接仗情形附片馳奏在案。十五日辰刻。參贊大臣齊慎。署江南提督劉

允孝由京口折回丹陽據稱十四日卯刻該逆由西北分路登岸約有一萬餘人當將我兵二千餘名分隊以待逆夷亦分作數隊內有騎馬紅衣酋目經把總周兆熊一礮擊斃嗣因夷人車推大礮上岸齊愼督兵乘馬直前自卯至未傷斃逆夷不計其數逆夷復分數股攻城西南兩門見有火起劉允孝帶領湖北官兵分往救應該逆已於各路四排列大礮前隊官兵已多受傷鎮江府西南兩門被夷攻破劉允孝因天晚不能前進至副都統海齡及城內文武均不知下落等語適常鎮道周頊亦來謁見稟訴情節與齊愼等所述大畧相同伏思京口為江甯門戶今

經失守。是江寧省城。尤為喫緊。必應設法竭力保護。方期
無虞。除督臣牛鑑將軍德珠布現在省城駐紮。其守禦控
制自應計出萬全。惟兵力較單。殊為可慮。現據參贊大臣。
飭令提臣劉允孝。將收集潰兵。揀挑千名。馳赴江寧。聽候
督臣調撥。以資接濟。該參贊大臣。侯將潰兵收齊後。體察
各路情形。分往應援。再籌防江寧後路事宜。及填塞內河
支港要口。更當慎密妥辦。以杜內犯。除新豐鎮地方。業經
督派委署參將劉長清。帶兵紮營防守外。查丹陽縣北二
十里張官渡河口。可通江路。又丹徒閘口。直通越河外達
焦山。所有張官渡丹徒閘二處。當飭常鎮道周頊。會同參

將陳慶祥。督率各該縣用停運糧船裝石沈水。填塞口門。旁釘木樁。並整顆大樹。插入水中。以臻堅固。此外支河汊港。有無可通江路之處。仍飭查明。一律照辦。惟江甯現在有無逆船駛到。並未接據督臣來信。及差探亦無確耗。奴才駐紮丹陽一帶。凡應行籌辦之處。詳慎辦理。總期無誤。至京口副都統海齡。知府祥麟。並滿綠各營官兵下落。容奴才揀派妥員。飭令前往詳細查明。再行具奏。

參贊大臣四川提督齊慎奏。本月十四日寅刻。奴才會同海齡將大幫夷船駛至京口鎮江危急情形具奏在案。奴才一面知會海齡嚴守城垣。一面照會提臣劉允孝整齊隊伍。

奴才親率弁兵。駐紮城外。鎮靜以待。距十四日卯刻。該逆艨由西北分路登岸。蜂擁前來。約有一萬餘人。奴才帶領參將張富等。將四川。廣西江西官兵一千餘名。由正西迎上前敵。並飭劉允孝帶領湖北官兵一千名。相度扼要地勢。相為掎角。該逆夷開放大礮火箭。先撲湖北官兵隊伍。火燄烘空。勢將不敵。奴才身先策馬。馳往接應。逆夷分作數隊。敵我官兵。中有騎馬紅衣夷目。帶領夷眾。直來迎敵。把總周。兆熊。手點擡礮。將其擊斃落馬。夷眾稍退。奴才飭令官兵。齊聲喊殺。一擁壓下。槍礮齊施。復令刀手手由左右抄截。喊聲四震。傷斃逆夷約有三百餘名。該逆夷隨倒隨進。勢甚

兇猛。並有車推大礮上岸。一字排列。連環施放。奴才乘馬督
戰。適被礮子將馬擊倒。仍易馬馳前。飭令官兵伏地避礮。
起復前進。自卯至未。傷斃逆夷。不計其數。正在相持間。據
探報逆夷由間道往攻北門。連開大礮擊城。並放火箭先
燒城樓。城上旗兵併力堵禦。未被攻破。賊分數股攻城西
南兩門。已有火起。奴才仍督兵與逆夷對擊。復知會劉允孝
帶領湖北官兵。分往救城。行至西南隅。該逆夷已於各路
口排列大礮。並伏漢奸。到處燒房截殺。前隊官兵。已多受
傷。天色將晚。提臣劉允孝斷難前進。復據探報鎮江府城。
被逆夷由西南兩門攻破。城內城外。房屋多已燃燒。副都

統海齡督率旗兵堵擊。身受重傷。旗兵傷亡不少。惟見四門已開。城內民人。紛紛逃逸。並見城上跳下男婦無數。哭聲震地。副都統海齡並城內文武官。均不知下落。督聽聞之下。椎心嘔血。此時鎮江府城已破。我兵自初八日與逆夷接仗。七八晝夜。未得稍息。抑且居民遷徙。糧米不濟。無處買辦。官兵半多枵腹。現已筋疲力竭。況為數止有二千數百名。若再督令救城。逆夷內外來攻。勢必全軍覆沒。且恐其由陸路進至丹陽。前撲蘇州。萬分無奈。祇得將官兵由僻徑撤至越河口下。暫為屯紮。以阻逆夷內犯之路。又查得逆夷火輪船隻。闖向江寧行駛。前已咨明督臣牛鑑。

茲又會商提臣劉允孝帶領湖北兵一千名馳往豫備防
勦奴才將所帶官兵收齊隨後趕往江甯接應常州丹陽一
帶現有廣州將軍耆英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前來駐紮善
籌後路惟奴才與提臣劉允孝身受
皇上天恩畀以統兵重任不能擊退逆夷保全城池咎無可辭相
應請
[illegible]
旨將奴才齊慎提臣劉允孝交部從重治罪
諭內閣耆英齊慎奏鎮江勦擊情形各一摺逆夷船隻闖入大江
攻犯京口我兵開礮擊斃逆夷數十人並落水多名該逆復聚
集多船蜂擁而至騾由西北分路登岸經齊慎等督率將弁迎

敵。把總周兆熊手點擡礮擊斃騎馬紅衣夷目一人。官兵乘勢下壓。槍礮齊施。並令刀矛手左右抄截。傷斃逆夷三百餘名。該逆復用車推礮上岸。我兵仍奮力前進。傷斃逆夷。不計其數。該逆突由間道攻撲北門。經副都統海齡。督率弁兵併力堵禦。拒復分股攻擊西南兩門。城內突有火起。提督劉允孝帶兵往救。該逆用礮塞斷各路。漢奸到處放火截殺。前隊多有受傷。不能前進。惟時西南門竟被攻破。府城失守。逆夷猖獗。我兵相持七八晝夜。卒因兵分力單。以至不支。所有副都統海齡及府城文武官員。現在作何下落。並此次傷亡弁兵。著耆英等迅即查明具奏。其首先擊斃夷目之把總周兆熊。著加恩以守備儘先升

用。先換頂帶。齊慎劉允孝自請從重治罪之處。著暫令戴罪立

功以觀後效。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耆英齊慎馳奏。鎮江失守情形各一摺。已

明降諭旨。今查明海齡等下落矣。據奏劉允孝帶兵一千名。馳

往江寧應援。齊慎亦擬收集官兵。隨後趕往等語。昨有旨諭知

劉允孝齊慎。密探江南江北。何處喫重。馳往應援。現在劉允孝

已抵江寧。齊慎著仍遵前旨。採明何處喫重。再行統帶弁兵前

往接應。昨經兩次諭知耆英伊里布。設法羈縻。計已遵旨妥辦。

並令奕經暫緩赴蘇。以免該逆疑慮。事多掣肘。但逆情叵測。能

否就我範圍。尚難豫定。現飭奕經於王江涇駐紮。統帶得力弁

兵。聽候消息。著耆英伊里布仍遵昨旨。便宜行事。務須妥速辦
理。不可稍涉游移。萬一該逆仍肆兇頑。不能喻以情理。著即飛
咨奕經。統帶大兵相機勦辦。此時業已專意議撫。惟夷性難知。
不容不密為籌備。萬勿稍露風聲。致該逆聞而生疑。轉令大局
有礙也。本日據賽尚阿等片奏。沿江防堵情形等語。現在正當
議撫之時。此片暫無庸議。將來或有可採擇之處。著鈔給閱看。

又

諭。前因逆夷闖入大江。江甯。鎮江。揚州一帶。防堵緊急。諭令奕經
迅即馳往應援。昨據牛鑑奏。鎮江府城。被攻危急。業經有旨。諭
令耆英伊里布馳往設法羈縻。計已遵旨妥辦。該將軍著姑緩

前往。暫於嘉興之王江涇一帶駐紮。聽候消息所帶得力將弁兵勇。仍著妥為豫備。儻該逆詭詐不受羈縻該省事仍緊急。著即遵前旨。星夜馳往。酌量與重地方。竭力堵禦。本日據賽尚阿等片奏。沿江防勦情形。是否可行。著鈔給閱看。

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於六月十五日。恭報逆夷登岸。一面接仗。一面攻城。並齊慎劉允孝退兵至新豐鎮地方緣由。業經奏明在案。茲於十六日午刻。又據常鎮道稟報該逆用大礮攻擊。又用梯登城開門。釋放百姓。徑趨滿營。慘殺弁兵。城中竟夜火光不絕。官兵之在新豐者。忽於三更驚起潰散。齊慎劉允孝不知現往何處。副都統海齡鎮江

府知府祥麟丹徒縣知縣錢燕棋亦不知下落等語。臣查
該逆蓄謀叵測。自吳淞至金焦瓜洲。儀徵各要口。均用大
船把守。危迫實不可言。伏求
皇上速決大計。以拯民命。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逆夷攻陷鎮江府城一摺。京口為江甯門
戶。鎮江既已失守。省城尤為喫緊。劉允孝現已將湖北兵一千
名。帶往應援。惟該逆此次船多人衆。且用車推礮上岸。接仗賞
恐不能得力。著牛鑑等會同商酌。即於城内擇要分防。務使該
逆無隙可乘。足資守禦。如省城勢在危急。該督即遵照昨日諭
旨。暫事羈縻。儻該逆能就範圍。即聽候耆英等。妥為辦理。本日

已有旨諭令奕經帶領兵弁在嘉興之王江涇一帶駐紮聽候消息若該逆仍肆猖獗萬難理喻該督即飛咨該將軍星馳赴援協同防堵該督等總當酌量情形相機保衛毋使省城稍有挫失本日又據牛鑑奏鎮江府城失守一摺覽奏已悉仍著該督竭力保守省城設法羈縻為要

又

諭現在逆船駛進江口鎮江失守江北地方密邇難保不闖入滋擾前已有旨令麟慶嚴加防範順保駐紮江北著即激勵將士與麟慶妥速籌商何處扼要即行前往防堵毋稍疏虞

欽差大臣賽尚阿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等會同籌議防勦

事務。已將安兵接應。擇要設伏。布置馬隊以及傳戳會哨各事宜。歷經具奏在案。茲於本月十三日。臣等同往海口。查閱礮臺十四日行抵大沽。親赴各礮臺。逐加勘驗查礮臺之上。所安土壘。前一層用直。在礮之兩旁後一層用橫。在礮之後身。可以避其迎面之礮。而於後層土壘之上。又橫以木梁。復蓋成土壘。聯絡成棚。外實中空。旁有走路可以避高落之礮子。與其火彈火箭。皆用土袋重疊堆成。臨時用水浸溼。不致有擊塌之虞。業經臣訥爾經額疊次奏明。茲臣賽尚阿再加體驗。實屬結實可靠。至於裝子裝藥之時。或慮夷礮近擊。查大礮之下。俱墊用木盤。盤之中心。

安設樞紐形如磨臍可以推轉裝藥之時雖萬斤大礮祇須四人以鐵鍬將礮推橫藏身於前層土壘之後俟裝藥完畢再行推正施放斷不致為逆礮所傷又於礮臺前面培厚丈餘俾臺身益臻穩固礮臺之下復築土埝兩道以禦潮水而護臺根臣等親赴臺上察看正當潮落之時一片泥濘距攔江沙尚有二十餘里實非逼近海岸至於海河兩岸均係泥灘設有杉板小船由中洪闖進則我之槍礮均可轟擊若於潮長之時多船並進則頃刻潮落必致淺擱泥灘船不能退人不能逃更可儘力擊打該將弁兵丁等亦經操練純熟紀律嚴明臣賽尚阿復飭調水勇枝

閱。見其執持器械。竟至中洪水深之處。僅露其首。高舉鳥
槍施放。俱能及遠。至北塘南北礮臺。亦照此一律辦理。深
為可恃。臣等路過新城。閱看察哈爾兵丁抽試馬步鳥槍。
均能施放有準。弓箭亦尚純熟。現在臣巴清德臣耶桑阿
在該處管帶。臣等仍囑其時加教演。庶臨時益期得力。
賽尚阿。訥爾經額又奏。竊臣於六月初十日。承准軍機大
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奉
上諭。昨因耆英等奏唤逆出有為示。有直達京師之語。著賽尚阿
訥爾經額設法籌防等因。欽此。仰見
訓示周詳。無微不至。莫名欽感。伏思直隸大小海口。該逆大船不

能駛進其火輪等船。亦須乘潮方能入口。沿岸一片淤泥。無可登陸。儻或密遣漢奸。假扮商漁。混入探道。或邀截商漁船隻。脅誘使用。誠如

聖慮。必應嚴行防範。查前奉

教發籌防各條內。令自澗河以東至山海關各海口。先期遣人密與漁戶雜處。如逆夷於空僻處所登岸。以便導引誘入。當經臣訥爾經額奏明。密飭地方官。暨帶兵將領。先於兵勇漁戶之中。選擇實在親信有膽之人。予以重賞。雜扮商漁。分布引誘。如該逆主使漢奸。假扮商漁。混入探道。即可將計就計。立破其奸。當不致被其混入。至各處商漁船隻。擬

侯探有逆船北駛信息。概行收入內河。不准一船出入。以杜脅誘。又涿州良鄉一帶。拱衛京師。為南北往來通衢。臣訥爾經額。屢奉
諭旨。飭令嚴緝奸匪。節經密飭大路各州縣。選派誠實幹役。分投城鄉村鎮。在於菴觀店寓等處。不動聲色。密行查訪在案。茲奉
訓諭諄切。復經臣訥爾經額。密委清河道朱壬林。親赴良鄉縣起。至山東交界之景州止。往來督飭各該地方官。嚴密偵察。無論何項行旅。必查其來自何處。去至何方。所接者何人。所為者何事。如有面生可疑。或播散謠言之人。即行嚴加

究詰務期有犯必獲斷不令其潛竄入京致滋隱患仍嚴
禁胥役不得藉端擾累又天津火藥計已調備十六萬餘
斤足敷應用其沿海各營盤需用火藥亦俱撥解充足現
在仍飭各營加工碾造足資接濟馬匹一項臣等已另摺
奏請調用又天津浮橋過渡一節臣訥爾經額查天津為
九河匯流達海之區河道紆迴環繞凡往來行旅以及鄉
城居民均係船隻濟渡其郡城北關東關外河面寬闊溜
激浪湧過渡之人接踵而至往往因爭先上船擁擠滋事
是以兩處共設橋船四座以利遄行歷年已久今若遇晚
調開不准私渡恐人心轉增疑慮且浮橋本係以船聯成

如遇應行調開之時。立可辦理。並不費力。悉心體察。擬於
循舊安設之中。復於橋船渡口。每處再派勤幹員弁。各帶
兵役。常川駐守。晝夜輪流查察。稍有詭秘。立即根究來歷。
捕拏究辦。庶行旅不致阻滯。而巡防更益周密。
賽尚阿又奏。竊臣前於
召見時。仰蒙
垂詢。臣到防後應管帶何項官兵。維時經臣請將山西兵一千名。
新調本省兵二千名內。酌撥一千名。共二千名。分給臣營
管帶。當經面奉
諭旨允准。嗣臣抵津後。該官兵等尚未到齊。旋奉

廷寄。凡軍營一切調度。責成督臣訥爾經額。凡馬隊一切布置。責成臣賽尚阿。而仍令公同商酌。仰見
聖心周密。俾臣等於和衷共濟之中。仍寓各專責成之意。臣等自當欽遵辦理。惟查行軍之道。全在馬步相維。在剗下夷船尚未北來。誠宜鎮靜以待。是以臣到津時。即經督臣商定。督臣駐郡城東南之考棚。臣暫駐郡城東北之義倉。以便隨時晤商軍務。將來一切完備。勢須擇要紮營。既經紮營。斷不能不兼用步兵。即督臣營盤。亦不能不備用馬隊。誠如
聖諭。無論本省外省。馬隊步隊。必應聯為一氣。彼此相顧等因。我

皇上燭照先機。臣等曷勝欽佩。玆各路所調官兵。俱已到齊。臣自

應遵照前

旨。知照督臣。如數酌撥。惟恭讀

廷寄。有馬隊責成專在臣賽尚阿等因。所有前奉

諭旨。教帶步兵臣一時拘執。未敢擅自差操。即督臣未奉明文。亦

未便遽行撥給。若待臨時奏請。又慮兵不習將。將不識兵

難收指臂之效。謹據實聲明請

旨。所有前此面奉

諭旨。交臣管帶兵二千名。除山西兵一千名。現經太原鎮總兵官

善祿管帶。而善祿又經督臣以籌辦情形熟悉。奏留天津

協防。兵難輕離。未便撥給臣營外。可否仍於直省調到新

舊各兵內。酌撥二千名。交臣管帶之處。伏候

聖裁。如蒙

俞允。臣再遵

旨行文督臣訥爾經額遵照。俟撥齊後。定地屯駐。按期差操。俾步

兵馬隊。表裏相資。以期益臻得力。

賽尚阿又奏。再臣於奉

命來津後。因應設翼長二員。同時揀派乏人。所有一應營務。俱交

翼長候補道文慷一人經理。連日留心查看。直省將弁大

半分路設防。一時無可更調。而日來兵力漸厚。軍事漸繁。

所有奏摺文案事宜。又須該翼長文康。協同軍機章京王

桂。郎中敬文辦理。誠恐奔走簿書。一身難以兼顧。其直省

印委各員內。又各有地方之責。且亦非臣所深知。查發津

差委之宗室奕紀。平日於防堵諸事。隨同督臣刻刻講求。

一切機宜。均能暢曉。自臣到津。委辦一切。頗肯任怨習勞。

合無仰懇

天恩。准令該廢員。充作臣營翼長。俾得收指臂之效。

賽尚阿又奏。再由京運赴天津之神機神樞礮位二百門。

需用鉛丸。每丸重五錢。每出八十丸。每礮以三十出為度。

共需四十八萬丸。計重一萬五千斤。現在天津趕辦不及。

應請

飭下工部照數支給。迅速解赴天津。以備應用。

賽尚阿又奏。再准江蘇撫臣程矞采。鈔揩知會一件內稱

夷船大幫闖入江口。已過江陰之鵝鼻嘴地方。情形甚為危急等語。該逆如此猖獗。誠如該撫臣所奏。不特江陰對岸之靖江通州等處。人心震動。即揚州鎮江等府。均屬可危。臣等揆度形勢。恐所慮尚有不止如該撫所云者。緣鎮江為江浙兩省運道所必經。而揚州尤南漕之總匯。該逆前在浙江。即聞有搜索揚子江黃河圖形之說。是其斷我運道。蓄謀已非一日。假使大幫直入。南則擄掠鎮江。北則

擄掠揚州。西則堵塞瓜洲口。三路盤踞。使我本年之漕船不能歸次。則水手未必相安。明年之新糧。不能北來。則倉儲有關支放。是不必逆船北駛。我固已坐受其困矣。臣等再四熟籌。該逆雖勢燄日張。而由海入江。未必非自投絕路。誠使一意攻勦。實為可乘之機。緣該逆盤踞海上。肆意橫行。所恃者海面空闊。無時無風。亦無風不可行駛。遂覺莫與爭衡。江路較海逼窄。一順一逆。風祇兩面。如遇旁風。雖江船尚須沿岸帶縴。該逆船隻較大。非遇順風。豈能飛駛。且沿江支河港汊。隨在皆是。我兵擇地設伏。或兩路夾攻。或一路橫衝。均可折其兇勢。此臣等所以謂該逆自投

絕路也所可慮者沿江小船無慮數萬隻其中或商或漁。甚至鹽梟土匪。良莠不齊。若經逆夷唱之以利。挾之以威。誘入殼中。其患較漢奸為尤甚。為今之計。與其聽逆夷乘勢勾結。莫如自我先事招徠。其招致之法。則在廣其路而厚其資。廣其路。則梟匪亦可當兵。厚其資。雖商賈亦甘效命。是在實心任事之員。先覈其船之大小。以定其值之多寡。雇有雇價。買有買價。以若干船隻。設一甲掌之。再幾倍其數。以總甲掌之。俾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於各船中。多用硝磺葦草火彈火箭及一切火攻之具。在逆船之上下游奕。妥為安置。上游得力。則放上游船燒之。下游得力。則

放下游船燒之。以速定機。以多取勝。當不難立殲其艘。昔宋臣韓世忠。以巨艦戰於長江。屢獲勝仗。卒以海船無風。不能行駛。為金兵所敗。是其明徵。總之逆勢雖張。議攻勦於長江。較之海面。確有把握。想刻下沿江防勦諸臣。當已早見及此。妥為籌備。惟值茲滅此朝食之際。臣等苟有所見。曷敢緘默不言。其究竟能否確合沿江機宜。伏乞斷自宸衷。飭下江蘇督撫。暨帶兵各大臣。相機辦理。

諭內閣。奕紀著賞給四等侍衛。交賽尚阿差遣委用。

又

諭。賽尚阿等奏。請領在京牧放馬匹一摺。著巴里善於現在南苑

故牧馬匹內。挑選一千匹。押送天津應用。巴里善即著留營差委。

諭軍機大臣等。賽尚阿等奏。各礮需用鉛丸。請飭部撥解等語。據稱由京運赴天津神機神樞各礮位二百門。需用鉛丸。每丸重五錢。每出八十丸。每礮以三十出為度。共需四十八萬丸。計重一萬五千斤。著工部照數支給。迅速解赴天津備用。

又

諭賽尚阿等奏。遵旨籌辦情形一摺。據奏瀾河以東。至山海關一帶。先期遣人密與漁戶雜處。如逆夷於空僻處所登岸。以便導引誘入。或該逆主使漢奸混入探進。即可將計就詐。其陸路自

良鄉縣起至山東交界之景州已委朱士林督飭偵察行旅。不令漢奸潛竄等語。覽奏均悉。具火藥現飭各營加工碾造。可資接濟。馬匹一項。已令巴里善管帶來津矣。所奏天津浮橋。准其照舊安設。仍派員弁駐守查察。毋稍大意。另片奏鉛丸及翼長等事。已另降諭旨。照所請行矣。賽尚阿奏。請於直省調到新舊各兵內。酌撥二千名之處。著訥爾經額照數撥發。以資差操。另片奏。沿江勦辦機宜。已諭知奕經耆英麟慶酌量辦理。本日齊慎奏到鎮江勦擊潰散情形。著鈔給賽尚阿訥爾經額閱看。

又

諭軍機大臣等。逆夷兩載以來。流毒閩粵江浙。近復由海入江。擾

及京口。總緣各該省武備廢弛。水師戰船。有名無實。以致沿海郡縣。屢遭失挫。因思逆夷所恃。惟有船堅礮利。設我沿海各省。亦有大小戰船可以多安礮位。一聞夷警。各處應援。主客之勢既殊。勞逸之形迥異。彼以孤軍深入。我可首尾夾攻。且跨海遠來。後無所繼。我能制其死命。逆必不敢跳梁。惟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現在用兵。無暇辦理。況製造大船。必資巨木。四川湖廣向係產木之區。著寶興裕泰廣購木料。雇覓工匠。約計每年可得船若干隻。如何駛往閩粵江浙等省。妥議章程。先行具奏。一面趕緊製造。務須十分堅固。度其力量。堪與逆船接仗。方為適用。其工匠應由各省調取者。即行調取。毋稍遲誤。